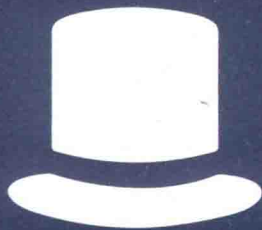


培文书系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小说的 魔术师

当代短篇小说
文本细读

张学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是关于当代中、外短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汇集了对当代中外小说家汪曾祺、林斤澜、苏童、刘庆邦、贾平凹、余华、格非、迟子建、阎连科、毕飞宇、麦家、叶弥、王祥夫、蒋一谈、克莱尔·吉根、雷蒙德·卡佛、拉克斯奈斯、博尔赫斯等优秀短篇小说的文本细读。既有宏观而系统的文本分析，又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作家的经历、经验、思考及其写作状态、文本美学价值，触摸短篇小说文字背后潜藏的精神伦理，细部修辞的美学力量，以及作家感知文学与生活、现实与人心、存在世界人性、灵魂之间的关联性。本书试图从多个文本个案见微知著，整体性地探究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性规约及短篇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从而发掘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深层意义与文学价值。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培文微信

上架建议：文学 批评

ISBN 978-7-301-30888-2



定价：69.00 元

培文书系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小说的 魔术师

当代短篇小说
文本细读

张学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的魔术师：当代短篇小说文本细读 / 张学昕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6

(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30888-2

I. ①小…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45738 号

- 书 名** 小说的魔术师：当代短篇小说文本细读
XIAOSHUO DE MOSHU SHI: DANGDAI DUANPIAN
XIAOSHUO WENBEN XIDU
- 著作责任者** 张学昕 著
- 责任编辑** 李书雅 周彬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888-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112
- 印 刷 者**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4.5 印张 292 千字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6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作者简介

张学昕，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吉林大学文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300余篇，出版专著《真实的分析》《唯美的叙述》《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南方想象的诗学》《穿越叙述的窄门》等。主编有“学院批评文库”，《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少年中国人文阅读书系”等。曾获第三、四、五、六、九届辽宁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奖，江苏省文学评论特别奖，2008年，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主持国家、省社科基金多项。

序

短篇小说的元素

苏 童

谈及短篇小说，古今中外都有大师在此领域留下不朽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童话作家的原始动机是为孩子们上床入睡而写作，而短篇小说就像针对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最好是在灯下读，最好是每天入睡前读一篇，玩味三五分钟，或者被感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怅怅然的，如有骨鲠在喉，如果读出这样的味道，说明这短暂的阅读时间没有浪费，培养这样的习惯使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么好！

当然前提是有那么多好的短篇可以放在枕边。

我有许多自己钟爱的短篇小说经典。比如契诃夫的《万卡》和莫泊桑的《羊脂球》，我本想排除所有成为“经典”的作品，给人们一个全新的阅读旅程，但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放弃这两篇，我相信读者早已读出了它们各自的经典意义，原谅我不再在这里拾人牙慧。

首先让我谈谈读霍桑《威克菲尔德》的感受，我觉得它给我的震

动不比《红字》弱小。一个离家出走到另一个街区的男人，每天还在暗中观察家人的生活，这样的人物设置本身已经让作品具备了不同凡响的意义。这个男人恐惧什么？这个男人在逃避什么？这个男人离家出走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一公里，但是我们作为读者会情不自禁地丈量他离社会的距离，离开伦理道德的距离，这就是《威克菲尔德》的鬼斧神工之处。一个离家出走几百米的男人因此比许多小说描写的漂洋过海的离家出走的人更加令人关注。而老奸巨猾的霍桑却不想摧毁什么，他让威克菲尔德最后又回到了家里：“失踪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一天傍晚，威克菲尔德习惯性地朝他仍称为家的地方信步走去。”霍桑让这个人物“晚上不声不响地踏进家门，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就这样，在发出一种尖厉的令人恐慌的怪叫声后，霍桑也善解人意地抚慰了我们不安的感官，也扶正了众多紧张的心和摇晃的道德之树。

以萨·辛格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他的朴拙的小说观，他总是在“人物”上不惜力气，固执己见地种植老式犹太人的物丛林，刻画人物有一种累死拉倒的农夫思想，因此辛格的人物通常是饱满得能让你闻到他们的体臭，《傻瓜吉姆佩尔》就是他的最具标志性的人物文本。与辛格相比，我们更加熟悉的大师福克纳一直是在用人类写作历史上最极致的智慧和手段为人类本身树碑立传。《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被评论认为是吸收了哥特式小说的影响，哥特式小说与伟大的福克纳相比算老几呢？这是众多热爱福克纳先生的读者下意识的反应，但这不是福克纳本人的反应，他是不耻下问的。我们所读到的这朵“玫瑰”最终是经过圣手点化的，所以它阴郁、怪诞，充满死亡之气，却又处处超越了所谓“艺术氛围”，让人们急于探究艾米莉小姐的内心世界，她的内心世界就像她居住的破败宅第，终有一扇尘封之门，福克纳要为我们

推开的是两扇门，推开内心之门更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我们看见门被打开了，看见艾米莉小姐封闭四十年的房间，看见她的死去多年的情人的尸体躺在床上，看见枕头上的“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我们看见艾米莉小姐其实也躺在那里，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躺在那里，因为福克纳先生告诉我们那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女人之心。我们读到这里都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恐惧而恐惧，而是为了孤独。

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的文学大师们关注这样的现实。博尔赫斯的《第三者》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布满圈套，这个故事简单而富于冲击力，这也是我在他的无数精美之作中左顾右盼最后选定此篇的理由。《第三者》叙述的是相依为命的贫苦兄弟爱上同一个风尘女子的故事，所以我说它简单。但此篇的冲击在于结尾，为了免于不坚固的爱情对坚固的兄弟之情的破坏，哥哥的选择是彻底摆脱爱情，守住亲情，他动手结果了女人的生命，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就是这种疯狂和理性，它有时候成为统一的岩浆喷发出来，你怎能不感到震惊？令人发指的暴行竟然顺理成章，成为兄弟最好的出路！我想博尔赫斯之所以让暴力也成为他优雅精致的作品中的元素，是因为最优秀的作家无须回避什么，因为他从不宣扬什么，他所关心的仍然只是人的困境，种种的孤独和种种艰难却又无效的自救方法，也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细节。

沉重的命题永远是我们精神上需要的咖啡，但我也钟爱一些没说什么却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作品。就像乔伊斯的《阿拉比》，这是《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写的是一个混沌初开的少年的感情世界，也许涉及了少年的初恋，也许什么也不涉及。少年手里抓着一枚银币，夜里独自一人坐火车去远处的阿拉伯风格集市，他原先是想买什么的，原先大

概是准备送给“曼根的姐姐”什么的，但他辛辛苦苦到了集市，却什么也没买，而集市也已经熄灯了，这就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你可以做出种种揣摩，对作家的意图做出深层次的理解。但我想，对这样的作品，想象的补充是更加有趣的，想象一个少年夜里独自坐在火车上，想象他独自站在已经打烊的集市中的心情，回忆一下，你在那个年龄有没有类似的一次夜游，这也许更贴近作家的本意。这也是对短篇小说的一种读解方法。同样的方法应该也适用于杜鲁门·卡波特的《圣诞节忆旧》，严格地说这不像一篇虚构的小说，它很像一次无所用心的回忆，回忆作家幼年与一个善良而孩子气的老妇人苦中作乐过圣诞节的琐事。正因为无所用心而使叙述明亮朴素，所有的悲伤全部凝结成宝石，在我们面前闪闪发亮。尤其是写到老妇人之死，作家是这样写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了，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应该说《圣诞节忆旧》不是一篇很著名的小说，但我确信读者会被这么一种散淡而诚挚的作品所感动，并且终生难忘。

我之所以喜爱雷蒙德·卡佛，完全是因为佩服他对现代普通人民生活不凡的洞察力和平等细腻的观察态度，也因为他的同情心与文风一样毫不矫饰，这篇《马辮头》里的农场主霍利茨是卡佛最善于描写的底层人物，破产以后举家迁徙，却无法在新的地方获得新的生活，最后仍然是离开，去了更陌生的地方。这个失意的不走运的家庭，人搬走了，却留下了一只马辮头，让邻居们无法忘记他们的存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只马辮头散发的悲凉的气息。卡佛不是泛泛的“简单派”，因为他的节制大多是四两拨千斤，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他用一根粗壮的手指，轻轻地指着我们大家的灵魂，那些褶皱、那些挫伤、那些暧昧不

清的地方，平静安详就这样产生了力量。

张爱玲是我喜爱的汉语作家之一，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认为她是在国产短篇小说创作中唯一青史留名者，我喜欢她的《鸿鸾禧》，是因为这篇作品极具中国文学的腔调，是我们广大的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文学的样板，简约的白话，处处精妙挑剔，一个比喻，都像李白吟诗一般煞费苦心，所以说传统中国小说是要从小功夫中见大功夫的，其实也要经过苦吟才得一部精品。就像此篇中两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子二乔和四美，她们为哥嫂的婚礼精心挑选行头，但张爱玲说，虽然各人都认为她们在婚礼中是最吃重的角色，但“对于二乔和四美，（新娘子）玉清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她们则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张爱玲小说最厉害的就是这样那样聪明机智的比喻，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了小说。因此它总显得微妙而精彩，读起来与上述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是不同的，这也是我推崇《鸿鸾禧》最充分的理由。

发现读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但是谈论短篇小说，谈论它的内部，谈论它的深处，确是很难的。因为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的短篇小说会令人生疑，它值得谈论吗？所以，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

所有的霍桑都在创造未来的卡夫卡，所有的卡夫卡也在创造霍桑。所有的威克菲尔德最终将摇身一变，变为格里高尔，变为土地测量员，而那个土地测量员有可能亲自拜访历史，测量威克菲尔德离家一条街隐

居的地点，与他家的距离到底是多少米。博尔赫斯自己一定创造了某个先驱，而这个先驱一定会被未来的某个伟大的作家再创造。如此说来，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单独的处境，它是与庞大的文学集体同呼吸共命运的，未来的所有《城堡》和所有《审判》，它们会出示一纸证明，来证明短篇小说的正确。

以这篇旧文，权且作为张学昕教授这部短篇小说研究专著《小说的魔术师：当代短篇小说文本细读》的序言，并与喜爱短篇小说的朋友共勉。

目 录

序 短篇小说的元素 / 05

小说的气象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 / 001

小说的行旅

——阿来的几个短篇小说 / 015

小说的佛道

——叶弥的两个短篇小说 / 031

短篇小说魔术师，或品酒师

——苏童的《祭奠红马》《拾婴记》及其他 / 045

人人都在什么时候才能有尊严？

——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 062

苦涩的黑氏，或何谓“人极”

——谈贾平凹两个短篇小说兼论“写作的发生” / 076

逝川上到底有多少条“泪鱼”

——迟子建的两个短篇小说 / 090

一个人不明白的一生

——林斤澜的几个短篇小说 / 104

世界上唯有小说家无法“空缺”

——格非小说《迷舟》及其先锋性“考古” / 117

短篇小说的“推拿”

——毕飞宇的两个短篇小说 / 130

“残酷美学”：小说家的道德考量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 / 143

生命究竟都有什么样的颜色？

——阎连科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和《三棒槌》 / 160

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

——阿城的小说《棋王》 / 176

丙崽究竟该如何生长？

——韩少功的《爸爸爸》及其“寻根”考古 / 188

为什么不去跳舞

——读王祥夫的两个短篇小说 / 201

富阳姑娘、日本佬和双黄蛋

——麦家的几个短篇小说 / 219

小说世界的“化骨绵掌”

——金仁顺的短篇小说 / 232

寻找生活与短篇小说文本的“纯粹”

——王手的短篇小说 / 245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范小青的几个短篇小说 / 257

光景里的声音是怎样流淌出来的

——读葛亮的短篇小说 / 269

叙述如何打开生活的“纽结”

——戴来的几个短篇小说 / 283

伊斯特伍德、赫本和鲁迅的胡子

——蒋一谈的几个短篇小说 / 292

南极在哪里？

——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南极》 / 305

“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

——雷蒙德·卡佛的《羽毛》和《软座包厢》 / 320

简洁与浩瀚

——拉克斯奈斯的《青鱼》 / 337

回忆，在时间里的形状和声音

——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 353

这里面竟然装满了俗世的杂音

——约翰·契弗的《巨型收音机》 / 367

后记 / 376

小说的气象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

凡是杰出的作品、好的文字，一定有一种气象在里面。大家的文字，大家的构思、结构、脉络，行文处处——不论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也不论所叙述的事物是大还是小，更不必说是论述还是叙事，还不论文章之短长——都会有一种气象在字里行间扩散、聚敛、张扬或流溢。或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或云波诡譎，出神入化。即使不能够做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也可能会如释迦的说法一样，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或者宽厚柔和，平实通畅。最深邃的道理，被做出最朴素的铺排，艺术想象力获得高度的解放，神异而美好的心像，凝聚其间。其实，小说也是如此。好的小说叙述，必有令人欣喜、欣慰的气象。气象的有无，决定了文本的生命；气象的大小，源自写作者心像、城府的宽窄。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叙事美学问题，最终，还是气象决定文字的境界。即使确有如我们常说的“神来之笔”，实则也必定是由作者实实在在的感悟力、文化心理状态使然。许多写作者都懂得这个意思，但真的想逼近此境，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和文学究竟缺少什么的话，我觉得所欠缺和遗失的就是我们文章里的气象，

这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在高贵的文化价值体系浸染下的人文弹性、精致意趣等品质和智慧的结晶。

在我的阅读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异秉》《岁寒三友》《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让人们眼前一亮，其叙事文体、气韵、格调都立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形态。大家齐声说好，但究竟为什么好，当时并不能马上说得清楚。现在看来，这些作品能让人眼前一亮不仅仅是因为小说形态独特。其实，这些作品里面蕴藏着一种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气象，这些气象弥足珍贵，特别是在那时。什么气象呢？文化。我并不是说那时候出现的许多其他小说没有文化蕴藉。况且，汪曾祺小说中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我也一时说不清楚。我只是强烈地感觉到，汪曾祺的小说是极其地道的文人小说。它的语言、叙述、结构，或者说组织，迥异于诸多小说的叙述方式。一样是讲故事、写人物，一样是呈现事物和场景，汪曾祺的小说里却有一些不会被轻易觉察的经络，丝丝缕缕，在细微的铺展、举重若轻的描述中，耐人寻味的气息弥散着。而这个经络，则是由一种特殊的“逻辑”统摄、牵动着。这个“逻辑”，就是传统文人判断、解析、理解事物和生活的心理逻辑：率性、睿智，深藏在朴素的文字里。朴素到极致，便清正、雅致到极致。正是这种所谓的逻辑，使得汪曾祺的小说呈现了另一种体态、形貌。在那个时期，与汪曾祺写作形态颇为接近的，还有一位当时的青年作家阿城。我总觉得，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和《遍地风流》里的文字，与汪曾祺小说的气度、气象以及“腔调”都非常近似。从一定程度上讲，汪曾祺和阿城的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撞开了当代文学的一扇门，这扇门，缓冲了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尴尬，还原了小说理应具有的世俗品质，叙述之美开始以极其朴素的面

貌呈现出来，使得小说更像小说，或者说，这种小说，让我们见识了究竟什么是小说。

而小说作为一种通过虚构建立、完成的文体，就需要某种“异秉”，来覆盖、重构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而且不被察觉。个性蕴涵在文字的气理之中，别有一番韵味。这种“异秉”，实际上就是富于个性化的文化素养。因此，迄今也没有什么人敢轻易给汪曾祺的小说进行“定位”，肆意将其归到某一类当中去，只能小心翼翼地面对它。汪曾祺写作的“异秉”在哪里呢？早有人想发掘汪曾祺的创作与他生长的故乡——江苏高邮——的某种联系。高邮这个有着很深的古文化渊源的地方，历史上颇有些“王气”。不过“王气”丝毫没有铸就汪曾祺的“王气”“霸气”。相反，平和至极的汪老，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沾了这个古文化中心区域的地势和性灵之缘。“地气”使得他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一个人的写作，只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方位”和叙述视点，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气势、气脉、气象。汪曾祺对文字的轻与重把握得极其到位，浑然天成。他的叙述里总有一个目光，起起伏伏，不时地射出神性的色泽。虽然在他的作品里面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他对生活、对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着。叙述的单纯、含义的适量，像是有一股天籁。无需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运转在某种手工操作之下，现实世界本身就有许多裸露且没有遮蔽的形态。在汪曾祺的文字中，你看不到丝毫的焦虑，生活在他的笔下也就不显得臃肿，而是形态飘逸但却扎实牢靠、不折不扣。无论他所叙述的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非常干净、细致、自然。这恐怕缘于他对事物的态度——不苛求，不抱怨，不造作，有甚说甚，崇尚简洁、清晰、明